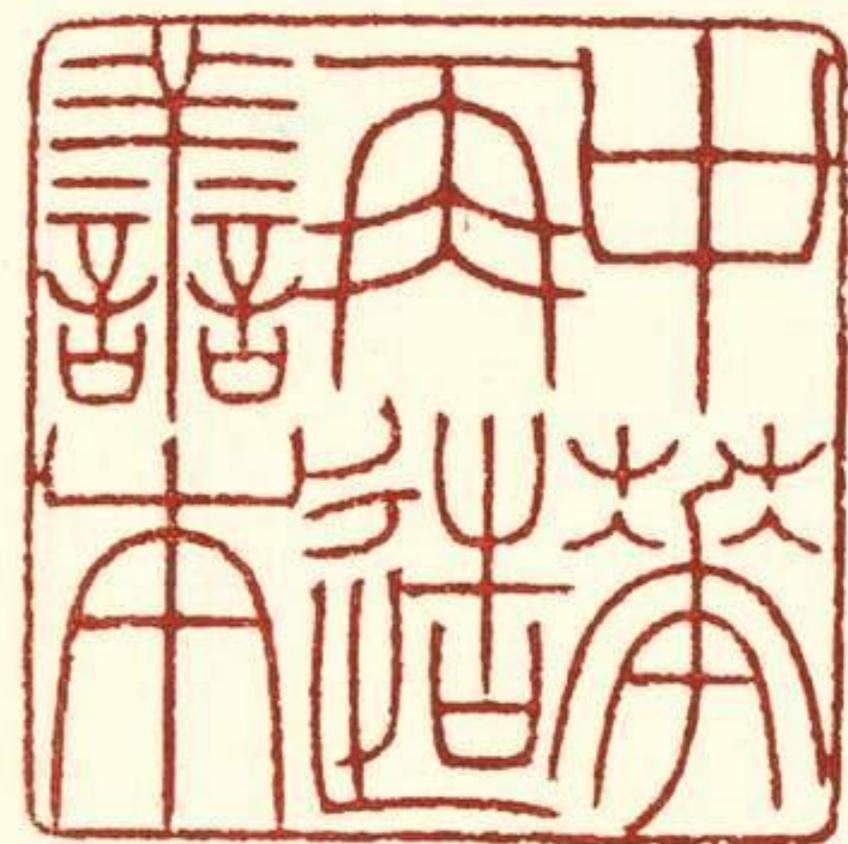


通
典

一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
宋元遞修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十二·八釐米寬十六·
六釐米



通典序

左補嗣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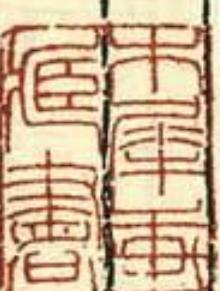
翰

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人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太義三代之道百代可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塞有餘待問則泥雖聖馳百家曰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達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于文學可爲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于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公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綴於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之書羣聖人微言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達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准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名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純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若其鮮知之者甚稀可爲長歎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爲書述者所先故頗詳言趣而爲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

通典卷第一

京兆杜佑字君卿纂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採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爲之首社選舉次之卷職官又次之卷禮又次之百樂又次之卷刑又次之卷其六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卷其六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卷邊防末之卷其六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三百也本初算系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頌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食貨一

田制上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田制上

雜稅

版籍並附

二田制下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鹽鐵

十一鬻爵

十二輕重

三鄉黨土斷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井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惟壞下土墳壚高者壞下者壠塢跡也

厥田惟中上第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

田惟下上第雍州厥土惟黃壞厥田惟上上

第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

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無以

詳焉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

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

安土者謂

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

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

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

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

均上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玄曰均平也周猶備也一家男女

七十人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

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一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

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

事此謂皆都邑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達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

其制似井之字以取名焉謂隰阜之地力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閭授民田有

不易有一日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族

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

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萬井九百夫其

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

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

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三千四百夫治

漕井田本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

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

謂農牧後虞也貢禹九穀山澤之朴也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土任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

以塵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

地以宅田二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

田任疆地謂臺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臺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圓樹果蓏之屬季熟

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土墻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鄉以下必有王

主田五十畝實田在市賈人廿六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农

者之家戶受田者賞田者賞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成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夫之悉地都鄉之采地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城之形

實不方平如墻受田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職貢取正於是耳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

註文有誤

秦誘三晉人

兵農因此而分

賈誼

秦誘三晉人

兵農因此而分

賈誼

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列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瘠澆確謂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子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隧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韓起魏三公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强大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游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桑出末工商也古之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甘泉也殘謂傷害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近也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年歲已多而無諸積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歐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伎游食之民轉而綠南畝言皆趨農作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量謂以口量地其於古猶舊也多爲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靡讀日索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啖讀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云捐瘠者捐謂人飢相弃捐也瘠瘦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二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地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讀

霸不耕，飢之於食，不待甘旨。言美飢寒至身，不顧廉耻。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募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此事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價而賣。本直千金者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債二萬倍者舉一卒令俗所謂舉一卒。於是賣田宅鬻子女孫以償責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食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夫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硗饁，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產，首春草澤已舊。草澤已舊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殖，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定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比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者，仲舒言也。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井、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代田，古法也。古法也。後稷始畎田以二耜爲耕，而耕者播種於畎中。播布也。種苗生葉以上，稍耨除草也。耕附根也。苗齒精壯，每耨輒附根。比其盛暑，龍

從民寬大地

其

董仲舒
名田

趙過為代田

小雅甫田之詩，陳子良注音子。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之音譜。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苗齒精壯，每耨輒附根。比其盛暑，龍

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止故儻儻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

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地號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畝於古爲十三頃古百

之。縛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漢時三百四十斛。謂古之三百畝則得

今五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縛田。斛以上。傍田謂不善者倍

之。善者倍畝者又過。過使教田太常三輔。本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田種者音莫耕反

善者倍

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

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澤讀日趣及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

人輓曉。曉音引也。史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言換功共率

多人者田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

壠而緣地。諸宮別殿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壠餘也。宮壠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

反諸緣河壠地廟垣壠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自今於壠地為田課

得穀皆多其旁田。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

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官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讀音

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波

湖國他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和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

勤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

徵召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

明察申勑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

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安富刑錯

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情

怠鄉下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勵農

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畜乃亦有秋其畧之哉孝哀

即位師子輔政建言古之聖主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

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

實未有分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

訾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

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仲

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

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母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

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殘賤

漢民戶墾田數

王莽復井田

博用事董貞鑒貴皆不便之詔書且須後_{須待}遂寢不行卒平元始

元年置大司農郎丞十三人入部一州_並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一十七

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

據元始二年戶一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

王莽

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

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遂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

卿大夫至于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

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

減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

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幾

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_因及諸

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步九百九十一每戶合得田七十五畝有奇

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

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

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

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

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

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

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

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

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

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

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

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

使人飢餓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舉秦曆

井田不宜於人衆之時

砍伐井田在初建國

漢漢墾田戶

區博

市
辛金之子不死於

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綱紀而乃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舟殖業禮以國賓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

累巨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劔客以威黠。首專殺不幸。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蹠蹠。無所跡足。乃

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熑貧者踴
姦而歲踰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

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廢業失生人之勞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充冀後漢青州今比海潤南境東萊東牟高密平原

郡地徐州今東海琅邪臨城臨淮廣陵等郡地兗州今陳留靈昌舞陽東平濟陽濟陰魯等郡地冀州今魏郡鄆郡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景城等郡人翟

年穀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隴西並其地。幽州今上谷苑縣之北東至遼。皆土曠人稀。歌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肯

飢餓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暝也謂暝暝無所知猶羣羊聚畜

頒王者牧養處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疏鹵則零丁耗減是以
景帝六年下詔郡國令人得去燒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

於龍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龍西今隴西天水金城會寧安寧等郡地。越王今定襄原安化平原靈武五原等郡地。西阿今靈武朔州固原

昌化等郡地上部延安咸寧洛水中邵等郡地會稽今浙正東晉陵郡以東直至信安永嘉郡地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

方聞內子宜復述古事行道之用以考之大抵此矣
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共桑

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肯自往。彙歸之也。亦可因罪走人。更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首

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

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
三夫暇作那當使成中有主來之歟近郊有鬻豪棄之田今可限之國

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

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田
課田五十畝丁女三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品五十頃

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乃至百人。少者數人。每戶一丁。賦役均分。不以多寡爲異。

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著人也
良食客及田家食量其言品以爲差降自西晉則有謹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少具賦統上篇
○宋孝

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

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

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頗

弛日甚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

蘇無託至魚採之地亦又加茲

斯寔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

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

澤強盜律論贓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

道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

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煩燒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爲

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鰐七由反即移反恒加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

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品四品一頃五十畝第五品六品一頃第十第

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

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不得本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賦

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

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莫侯反鄧銀二縣墾起湖田

餘姚今會稽郡鄧銀則今餘姚郡地

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訖日久如京師

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

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少人習始旣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剪荆棘

八年正月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租立徐行無晚立正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

○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一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

山東勒有司勸課田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人不畜者祭

無牲不耕孝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椁不蠶妻日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綢教

行農生殖九穀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爲太子

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牛力相質墾殖鋤耨其有

牛家與無牛家人種田三十畝償以耘鋤功十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小無牛

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

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

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

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太半今東作既與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

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夫制理四十而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

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

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苦欲使土不曠功人罔游力雄擅

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
流移奔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

均田起此

露田

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又附親知者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未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人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畧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視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謂之露田不耕樹者婦人三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余及調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三十畝課耕餘種桑五十樹棗五十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耕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惟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少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其地足之數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二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道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無先貧後富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差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六頃

桑田

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起於此

通鑑卷第

通典卷第二

食貨二

田制下

水利田

屯田

樂遷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至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徒異定贏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一兒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晉代又遠改移分析武未易知以此
要有解釋近大制置令多因舊則不假繫叙他旨類此武成帝清三年詔母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夏冬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燃戶蠶桑孟冬羽

吏聽審敎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又令男子率以丈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建于羽林武貴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貴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三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子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

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上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者連畛亘陌貧無立錚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豐施行爭地文按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宣武出臘以來始以永曆遷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之後橫賜諸貴奴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歸戶之人不得一釐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買之至有負人實非贍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許吐壯丁口分以與耕人亦既無田即使逃走帖賣者有帖某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侵令

永業田

齊氏授受無法

隋蟹田戶數

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賣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嬾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頗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贊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佔國田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宋孝。○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舉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墾田一千四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七年戶總八百九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之地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從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綰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舉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則每戶合得舉田五頃餘恐本數之非實。○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自秦漢以來皆謂一百四十步為畝秦獨始於畝錄不可悉載但取其朝夕要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隋三男以上者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

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
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粟。
有官爵又勳賞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
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贍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
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根。以
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
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賣賜田充。其六品以
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
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
解者追照解免不盡者隨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又有賜田者。並追
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贍追收。其因官
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
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
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爲寬鄉。不足者爲
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
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
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
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
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
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
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
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品二十畝。鎮戍關津丘瀆。又
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
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
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
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
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
折衝府兵曹一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
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父
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畝。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

聽買賣永業口分

驛側有牧田之處。凡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三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實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碓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覽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貸及質。其官人求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貸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闡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大寶以來法令弘壞兼井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聞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州府縣監折衝府鎮戍閔津岳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

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蕃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令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

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水利田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爲風雨損也還盧樹桑。還速葉茹有畦瓜瓠果蓏本實曰果草實曰蓏殖於疆界。至曾孫襄王以史起爲鄴令。起進曰。魏武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爲鄴令不知用。於是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汎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渴鹵生。

職田限

來

唐糧田戶數

鄭渠

李冰

文翁

徵字宣作激

閔 趙

稻梁

渴鹵即斥鹵也。鹵苦也。謂此地史記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

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

山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爲渠。

並謂之鄭渠。其後漢書。鄭玄注。鄭渠。北

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得

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宜。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既得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鍤。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

閔讀與淤同。

○秦平天下。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

反

穿一江成都中。

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唯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

穿前池

羊朱

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

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苗以餘頃。又可得以溉灌。益肥關中之地。得

穀。天子以爲然。今齊木工徐伯表

巡行表記之

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

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灌。矣。其後河東守辛侯請穿渠引汾溉皮

皮氏。今龍門縣也。屬陝郡。

汾陰今寶晉度。可

得五千項。五千頃故盡河壩。弃地民莫收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

二百萬石以上。

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

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人。

時趙人有徒者。以田

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莊能罷。言臨晉民

即今禹堦縣領穿洛以溉重泉

以東萬餘頃。

重泉在今禹州界。今有

故喪地。誠得水可今畝十石。於是

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

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徵在禹州。即今郡之盈岸城縣商顏今禹州縣界。

善崩。

洛水。乃鑿井深者四十丈。

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

商顏下流東至山嶺。一餘田間。井渠之間。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

曰商顏。或曰龍坑而熊羆之江。

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頽。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

事。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間中輔渠。靈輕引諸水。

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

今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

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

而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

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

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

灌者。仰謂上向。

其議減今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今

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易于重。不與郡同。

租率。收田租之約。今郡謂四方諸郡。

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

平徭者。均齊渠堰之後。十六歲通力役。謂俱得水之利。後十六歲通

六輔渠

鉗盧陂

芍陂

鏡湖

中大夫曰

此時無公爵蓋相呼尊老之稱也

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谷口今雲陽縣治是

注渭中袤三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

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也

民得其

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也

舉鍤

爲雲決渠爲雨鑿涇水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水停淤泥可以蓄糞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爲南陽太

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爲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

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

利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

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

其坡經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鵠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

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

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晉武帝咸寧元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

又有蟲災穎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

姓計當陽侯杜元凱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

穀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淳汙高地皆多燒墻百姓困窮方在來

八月四十一日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

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瞻前至

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

爲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爲田當時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

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充及荆河州東界

兗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之間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

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種至

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

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

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

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收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

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

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貳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也臣見尚書胡

風啓宜壞陂其言懸至臣又見宋漢侯相應連上便宜求壞泗陂徙

張闔新豐塘

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集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溉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渠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飢餓延集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爲利十倍。○大唐貞觀十八年李龍集稱爲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碨堰堰遏費水渠流梗滯止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甚爲水田高宗示曰蹊道渠流使通溉灌濟拔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忘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碨隘用水溥渠水隨入滑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而論得臣不勝愚意嘗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東晉張闔

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今丹陽郡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爲荆河刺史鎮壽陽今壽州于時土壤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苛波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房肅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渾匹詎水入陂名在伐木開榛水得通涇由是遂豐稔。○後魏刀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一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

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

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三丈絕斷小河二十

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集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

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飢餓延集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爲利十倍。大唐貞觀十

八年李龍襲稱爲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

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硙

堰遏費水渠流梗滯止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甚爲水田高宗曰蹊道渠流使通溉灌濟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忘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此爲碾硙用水洩渠水隨入渭十八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硙皆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蹕故吏將子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今其郡率戰射士於張掖爲屯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

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爲期乃欲罷騎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半六百九十三斛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

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丘碎也故臣愚心

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音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亹</

卒馬什二就草

卒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疋也

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

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其見萬人留田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東_事社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白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引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

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比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汎脂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_{襄陽縣界時爲}激用漁_音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_荆州所統_{邵信臣所作鉗盧坡六門堰並今南陽縣}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額_大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楊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

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應答

苟美

○東晉不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衛要在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爲廩太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唐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僕之公私兼濟則食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苟美爲北

部都尉

嶺東郡

屯田于東陽之石鼈

淮郡界

亦在今臨

公私利之

○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穎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後魏文

帝大統十一年

大旱十二年

祕書丞李彪

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

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贖雜物市牛科給

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斛對其正課并征成雜役行此二事數年

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

水旱不爲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金芝

又議修石鼈等

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極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

建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

今范陽臨邑

長城左右營

歲收稻粟數十

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天於河內營

壤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

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錄邊城守

塞

糧食者營屯田置都

子使以統之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

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

侯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

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

屯

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

署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

取荒開無籍廣古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

加數其屯官取勲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

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

牛

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頃五十

頭牛視土軟硬

頭配牛頭疆磚處一頃三十畝配牛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

蘇金芝

猶曉

因牛視土軟硬

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十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二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坡屯厥田後壤大壤其利

通典卷第二

通典卷第三 食貨三

鄉黨 上斷 版籍並附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諍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設釜井於中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三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陵之路塞親則鬪訟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七爲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此所以勸民者而教令使之保猶臣也故牧山火也賓賓客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蓋也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湖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此名今時八月核是也要謂其簿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辟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鄙作昔五鄙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鄭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眞起徒役如六鄉里有鄆鄙縣遂猶鄰內此閭族和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壞不足以紀人之衆寡宜王是以料人于太原田茲道夫之齊相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爲軋軋十爲里里四爲連連十爲鄉鄉五爲帥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爲邑邑十爲卒卒十爲鄉鄉三爲縣縣十爲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遂霸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

土斷

授

誠

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至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爲政者，未之知恤已也。辟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藏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僞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寧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狹，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壠墳栢，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戶口，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晉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襄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爲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優，所託成舊，自永嘉擣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筭，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試以生焉，勘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人居晉陵，皆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謨請

傳宗

今襄陽漢東等郡也

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

王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漢東等郡也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民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版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革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筭能革斯弊也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眾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建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崇何必有不建之慎萬之勤蓋以時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歸縣吏貪其賂姦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答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切令明洗然後上州不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

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比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行惠在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其罰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沈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平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下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爲宜檢之日即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有東西三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核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于地又無局勝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

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利苟有迴避姦僞互起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遇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今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第三人分爲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叔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却旣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借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

引書

其永初景平籍官移還上省竊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以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胤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徵覆矯詐爲益寶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吏獨入籍旣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廈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今公私闢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譜究流品者爲左人郎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責甲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甲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貟外散騎侍郎賈弼好博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曰對于客不犯人諱湛爲選贊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僧孺復加得繁省之表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則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陳文

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憫。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後魏初不立三長。唯主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矣。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沖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削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云黨長三所取復征弋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不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閏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北齊今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三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氏失馭。競起爲亂。及漢高徙諸大姓齊田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宗近將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謂楚景之輩。以實關中。蓋所以強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爲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衆也。凡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爲亂階。時宋世良獻書以爲魏氏十年之後。乃濫戮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隸諸郡。

○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爲保。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配郡國。無士族之處。給地爲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門戶。二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之後。乃濫戮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隸諸郡。

鄉正剖斷不平

違

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揔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迺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穎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三家爲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遲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三其村居如瀟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造戶籍凡三本一畱縣一送州一洗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舊鳳二年二月始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諸里正司選動六品以下白丁清平驅幹若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

通典卷第三

通典卷第四

食貨四

賦
卷十

皇布屋粟
祝賦
夫征家

調庸

五

九
賦

征後

任地

輕立重遠

若

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自屋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凡任民任農以耕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自屋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凡任民任農以耕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凡庶民不畜者韭果蓏之屬。

任賓以女事貢布帛。

取不勉

役人歲三日

稅賦

初稅取

什而藉

私稼不善則非吏

作丘甲

用田賦

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土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凡庶民不畜者韭果蓏之屬。任賓以女事貢布帛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縗其家事也盛恭櫛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縗也皆所以取不勉

事也盛恭櫛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縗也皆所以取不勉

又因其比鄰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

事也盛恭櫛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縗也皆所以取不勉

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

人爲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賦謂供車馬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

兵甲上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瞻下足而上有餘也魚鹽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畝稅行擇其善畝

穀梁傳曰初稅畝者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句莫不於此獨言此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大夫一局受田百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田也。

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非貢也吏田畯也。言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惡矣。

其力。公田不過什一。如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當則稅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非者城郭里巷亦有井課悉賦之禮稅公

問於有若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十取二。又問孔子。

時什取二

又問孔

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能也。

則下上相疾也孟子曰畜馬乘不祭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東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
義爲利也。又呂夏后氏五十而貞，崩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爲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市厲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厲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
國亡無征法而不厲者，當以什一開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
之法。益其地耳，不當征其厲宅也。

其路矣。言開關，禁不異服異語耳。不征稅也。周禮曰：開市之賦司開門之征。
猶謀王制不識謂文王以別也。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稅則

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皆樂爲之也。

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

里居出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毛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布則天下之人皆悅服而願爲之氓矣。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衰代錄是賦之重，故孟子欲使反古，見厲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也。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萬室之國而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如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之何其可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故，賦稅無轉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魏文侯時，租賦曾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由課多也。譬言如彼治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皮盡而毛無所附。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己。徂春歷秋，往還萬里。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躬之助，周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之籍，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遠，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間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法，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漢高帝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生於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梯度官用，以賦於民。錢取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故其所賦，以自供。不以國。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八月初爲筭賦。漢儀，內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一百二十，歲率之。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

助者井田什一耕佐公田，非公田不耕者

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

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故人民寡息山澤耕人出一

歲令國中以

三年一事

漢文除租稅之半

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

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

以異此

李農也未貢也言農與賈

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亦以

倉廩禁書

寶實之故也

孝景帝一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

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

子不事歸其賦役

令天下男

子年二十始傳

舊法二十二此二十更為異制

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

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

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也成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更卒謂變耕賦一月

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秦土貢鹽鐵之利

歲下民安莫

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也成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更卒謂變耕賦一月

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秦土貢鹽鐵之利

歲下民安莫

子年二十始傳

舊法二十二此二十更為異制

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

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

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也成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更卒謂變耕賦一月

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秦土貢鹽鐵之利

歲下民安莫

產子者復等

賓布

而爲盜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
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
穀熟謂種果不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
之職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故
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
愁。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等也明帝
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
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綿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
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布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
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吏人輸賓布戶一疋遠
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二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
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二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頗年
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筭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
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
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舊善高
以牧牛公貧家田于菟中公收其二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死中公收其七三分入公
建室參軍封浴陳口日魏晉選省消之代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窮官牛四皆歸六公當
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則中分自好矣之入皆隨樂目舊曰非明王之道蠲李據賦丁舊
輕三斛文丁牛之謂捐不遇數文綿數兩車少長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良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愬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

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
未堪田作或是單迫使自逃匿戶口歲減寔是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
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指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孝
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尺

通典卷第四

通典卷第五 食貨五

賦稅中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追郵傳侮折守寧瞻郭覩境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明所督攝撫曹署振驚都邑深村遠里俄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爲千誑云質作尚方寄繫泉冶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賊賄無人敢言貧薄禮輕即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無怨咨子良又啓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飢嘉苦草反縑纊雖賤駢門賈質而守宰務在袁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今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長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入康泰其可得乎又啓曰諸賦稅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今所在兼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剏綿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直六百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一百餘其四人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列上今爲列下毗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武帝時豫章王疑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主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爲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匪通規俗之則靡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丞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勸覆務存優惠專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

僑人

浮浪人

方永爲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
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
陬俚洞霑休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
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
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
恤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貢之人不樂州縣
編者爲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唯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
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
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
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
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校官議郎以上一人
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
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推斧武騎虎賁
持鋏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住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綿各
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
九十五

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子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
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
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即時謂之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
月別唯得廩食多遇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楊徐等大州比令僕
班楊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王良鎮理在京郡最輕者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並列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輕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丹陽郡六班小縣兩
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奪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
倉庫并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勑而裁凡如此祿秩
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閭就第婚冠所須及衣
裳服飾并酒米魚鹽香油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二十後魏
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紬鹽羅縠
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一關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
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十

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爲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綃布皆幅廣一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疋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丁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疋三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綃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時張良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憚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寃苦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小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都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綃布疋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贍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只樂其長闊并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使云其州能調綃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以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綃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以請俸之人據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

因人貧富為租輸

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百四斛。九斗糲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輶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畝。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二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衍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蠲廢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住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劙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賦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僮幹。若以南齊以有僮幹。若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十。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若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嵩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石。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夕

百保鮮卑

半床租調

望祖
義祖
三鳥

蘇威減父征稅

遇沉溺穀價騰踴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甚矣後
 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
 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
 出錢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
 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綿一疋綿八兩粟五斛
 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
 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
 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
 年則一旬走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
 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
 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
 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
 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
 霸府初開刷達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
 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
 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絲麻土調以布絹絲以疋加綿三兩布
 以端加麻三斤單于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
 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初蘇
 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
 者正如張弓非平代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
 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
 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
 师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
 劃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
 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
 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
 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
 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旣富而
 故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

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集。

見口賦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類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舉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燭帝即位，戶只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租賦之人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討高麗，飛芻輓粟出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通典卷第五



